



東國通鑑

四十二卷

共三十一

集

リ 6  
4060  
23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二

高麗紀

忠宣王

諱璋字仲昂古諱諫蒙古諱益智禮  
普化忠烈王長子母齊國大長公主  
性聰明剛果與利祛弊凡所施為粗  
著可觀然父子之間慚德實多而久  
居上國自罹竄逐之辱在位五年壽

五十一

元年

元至大

春正月王在元○二月立擁蓋

4060  
31-23



法王傳旨曰古者權鹽之法所以備國用也  
本國諸宮院寺社及權勢之家私置鹽盆以  
專其利國用何由可贍今將內庫常積倉都  
鹽院安國社及諸宮院內外寺社所有鹽盆  
盡行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碩銀一兩四  
碩布一匹二碩以此為例令用鹽者皆赴義  
鹽倉和買郡縣人皆從本管官司納布受鹽  
若有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於  
是始令郡縣教民為鹽戶又令營置鹽倉民  
其苦之諸道鹽價布歲入四萬匹○三月命

高麗忠宣王

檢校中護裴挺重新康安延慶二宮中外公  
私屋材並令官收以供營構朝野怨之尋罷  
康安宮之役及延慶宮上檄做上國之制百  
官皆賀用銀絹紵布為幣宴六品以上殿宇  
廊廡凡四百十楹皆挺指畫也○元宣政院  
遣人來督造船時皇太后欲營佛寺洪福源  
之孫童喜重慶等奏白頭山多美材若發濟  
陽軍二千伐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  
輸便於是遣遼陽省宣使劉顯等來令造船  
百艘輸米三千碩弊不可言西海交州揚廣

民尤受其害○王傳旨曰流竄之人皆免放  
唯吳演梁麟徒置鎮邊前者各衙門併省之  
時士大夫多無故失職或有勞降官者予惟  
念之不置可依舊勾當又新設衙門官吏各  
勤其職毋致廢弛前所革近侍茶房三官五  
軍皆復之時重喜以擅改官號訴于中書省  
故有是命○大司憲趙瑞還自元帝以參理  
金深為高麗都元帥瑞為副元帥時深女入  
侍於帝得幸瑞女亦被選適元寵臣故有是  
拜○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夏四月右

高麗忠宣王

軍千戶金暹左軍千戶鄭琦押船五十艘裝  
禮成江如元○遣吳挺珪如元賀受尊號政  
丞崔有滄等仍上箋於王請還國時帝及皇  
后太子待王甚寵故王不納○以中郎將尹  
吉甫為大護軍初王納順妃後淑妃得幸順  
妃之女入侍皇太子謀辱淑妃王患之時吉  
甫以打毬囚宦者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  
故王不次官之○秋七月上洛公金忻率忻  
性豁達慈惠愛人尤恤親戚之窮者○郎將  
宋時還自元帝命咸造船轉來○王遣內寮

申彥卿傳旨曰上并王請謚表令密直副使致仕吳良遇製之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以委之○王命令富人就宣義門內閑地緣道作瓦屋又令五部民家皆蓋以瓦○冬十月元杖洪重喜流潮州重喜謀害王誣訴王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辯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本國宦者方忙古台八侍興聖宮白皇太后曰重喜高麗通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已可誅顧令與王對辯耶太后悟即言於帝勅中書毋令對

高麗忠宣王

辯乃杖而流之○十二月遣李公世如元獻酥油公世亦大順弟也初忠烈王入覲大順請帝詔王以公世為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因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公世校尉耳越散貧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如是乃授之

戊辰

二年元至三年春正月朔王在元○有事于寢園有司欲不刑牲司憲糾正卜祺不可曰夫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所以降神也若以生

東鑑四十一  
牲為宰豈合於禮乎於是宰而薦之○王欲  
傳位世子密令人撰表於楊學士尋為從臣  
所沮乃止○夏五月王殺世子鑑及其從者  
金重義等

**臣等按**忠宣之殺世子前史不言其實今  
不可考但忠宣初欲傳位世子則世子之  
無罪也明矣中因從臣所沮而止之則其  
欲揖遜者非出於至情也今日不惜大寶  
而視之如脫屣明日推刃愛子而斬刈如  
草菅顛倒悖戾如此夫以父子之親儲副

之重而一朝割恩斷情無顧惜心豈無自  
而然歟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佞左右前  
後罔非憮士小人侍從羈縻無非兇悍健  
兒朝夕脅懇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讒隙已  
成安知王與世子父子之間讒隙亦行必  
置之死地而後已耶忠宣親遭讒間不得  
於父不得於父則方引咎責躬之不暇矣  
何暇責子乎向若以怒子之心責己以責  
子之心事父則庶幾蓋前愆而無大過矣  
嗚呼孝慈天性非由外鑠我也忠宣獨無

是天乎奈之何語為子則不孝於父語為父則不慈於子悖德悖道得罪於名義若是其重且大乎

六月元遣八扎等來頒冊皇后詔八扎因讞部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初大順娶韋得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乃白于帝下制令讞部決之光時主其案不與韋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秋七月元封寶塔實憐公主為韓國長公主○元追贈王三代曾祖曰忠憲祖曰忠敬考曰忠烈初國家雖

用宋遼金正朔然歷代之謚皆稱為宗及事元以來名分益嚴故王表請上昇王謚又請追謚高元二王○世子之喪至自元葬于城南百官素服送之○八月以贊成事柳濟臣為僉議政丞先是王以崔有滄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命清臣專理細務至是遂以清臣代之○王傳旨曰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其以僉議政丞判三司事密直使僉議贊成事三司左右使僉議評理以上為判事知密直以下為使密直司陞二品與僉

議府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州郡論○九月  
祔忠烈王于寢園○元流寧王于我國寧王  
世祖庶子謀叛事覺與其家屬五十餘人偕  
來○以李大順為泰安府院君全禿萬帖占  
思為寧仁君金亦刺兀塔為樂安君全撒里  
為咸昌君李淑為平昌君方臣祐為中牟君  
朴阿不花為桂陽君李伯帖木兒為星山君  
劉昌祿為孝寧君崔欣莊為錦城君鄭買撒  
為河東君李信為寧越君權古里為奉化君  
任伯顏禿古思為庇仁君李三真為淮陰君

大順以下皆本國閭人其系非氓即隸賤也  
國家不用腐刑在襁褓為狗所啗而殘者往  
往有之安平公主嘗獻數人於世祖頗得執  
侍閨闈出納帑藏日見親寵至有奉制來使  
復其家官其發息澤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  
徒轉相慕效父官其子兄官其弟又其強暴  
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故不數十年間刀鋸  
之輩甚多成宗皇帝以來政由宮掖閭人用  
事甚者官至太司徒其次皆遙授平章政事  
又皆為院使司卿其弟姪亦受朝命第宅車



服借擬卿相貴富光榮漢南閹人所未及也  
國王每有奏請必先賴此輩故忠烈朝已有  
封君者是時王久留京師數出八三宮此輩  
因與王狎且有請謁王於是擇其尤近幸者  
賜封鄉邑其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官又除  
其親戚不次由是選法大壞而熏腐未燥者  
亦輕視本國伯顏禿古思尚書朱冕家奴也  
**臣等按**高麗氏不許官寺參職不干預外  
政內治之嚴遠過於漢唐雖以毅宗之狂  
悖高宗之昏庸其待官寺猶能謹守家法

不敢輕改豈不為衰世之美事歟元宗以  
後始變古制任用失宜至是宦者十五人  
同日封君祖宗家法掃地盡矣昔漢桓帝  
同日拜宦官為五侯猶不免後世之譏况  
一日而封十五君者乎

冬十月以李公甫知密直司事朴侶同知密  
直司事金廷美為密直副使侶及公甫皆以  
曰夫暴貴時方臣祐奉帝命來嘗與宰樞會  
旻天寺酒酣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為我  
為若故戲乎公甫即起為扶耒耕田狀一坐

大笑○王傳旨曰向者元忠賜姓名王鑄忠不體予意多所違忤宜即退削貶知鐵州事王多愛男色忠有寵陽之寵王欲拜為代言忠辭曰年少無知驟登華要取譏多矣願更擇人王怒貶之忠時年未二十○十一月宰樞議遣採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縣田野盡闢宜量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其所占田園入官事遂寢○僉議中贊致仕金之淑率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叛陷賊中無計得脫自投海隨波出沒賊以小艇

高麗忠宣王

追及取之至玳島將斬以徇承化侯救鮮之使當一面之淑密以賊狀達于官軍及玳島敗賞以官元闕里吉思為行省平章尼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為良宰相莫有止之者之淑曰世祖嘗遣帖帖兀來監國有趙石奇者訴良賤帖帖兀欲用上國法世祖詔從本國舊俗此例具在不可變更於是闕里吉思不敢復言及卒二女以家貧未嫁為尼

亥辛

三年元至大春正月王在元○王命月飯僧三千於曼天寺辛歲為期○夏四月以亥得

世為尚州牧使得世臣祐子也嘗居中牟縣  
親自負擔以其子故起家為管城縣令不數  
年驟陞牧使①秋九月鷄林君金瑋率瑋性  
寬和美容儀且習禮度初以敬順王后從弟  
得幸於忠烈王及王即位以與淑妃連戚又  
得幸事淑妃甚勤晚年除拜皆由淑妃凡所  
歷無樹立自奉甚侈飲食衣服務為華美○  
平陽君印侯率侯性狂縱貪婪但善於將命  
王及公主奏聞必遣侯以行辦金方慶復平  
壤隸本國侯與有功焉由是累蒙賞賜家貲

高麗忠宣王

鉅萬又憑藉勢力奪人土田奴婢無極人多  
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冬十二月僉議贊  
成事致仕權坦率坦嘗有遁世之志父躋強  
留之請於朝為門下錄事傾家貲供其費坦  
不得已就職後為禮異猛价四州副使皆以  
廉勤精明稱嘗出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鈐板  
未嘗發一使令行禁止其留守東京也舊有  
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充貢獻留守私  
其贏餘胆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司  
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府庭觀者股栗胆

性耿介不苟合酷信浮屠斷薰肉四十年自  
號夢庵居士既老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子  
溥馳馬夜至大哭袒曰將復鬚髮我耶此子  
素志也

四年

元仁宗皇

春正月王在元元命王歸國

王不欲行使朴景亮言於用事大臣曰今方  
農月請待秋成帝從之○夏六月元降制罷  
置行省初洪重喜訥于中書欲立行省王歷  
叙祖宗臣服之功奏罷之○秋七月齊安大  
君淑率淑為人廉正請練其故國人稱為宗

麗忠官正

室之賢○八月僉議政丞致仕李混卒混性  
寬厚與鄭瑒尹瑒在政房相推致一日語曰  
吾輩交權久矣盍相告以過失乎混謂瑒曰  
人謂君巧又謂瑒曰人謂君好自尊宜改之  
瑒乃謂混曰人謂君不廉然乎混久掌選法  
性且不廉故其家稍富務為踈散喜賓客好  
琴碁嘗貶寧海得海浮查製為舞鼓至今傳  
于樂府

五年

元皇慶

春正月王在元王白皇太后曰

密直司事李思溫化平君金深初思溫與深

議曰國王久留京師帝及太后屢詔之國王無意於行令本國歲輸布十萬匹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潛轉之弊益甚諸從臣皆羈旅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為王腹心累蒙賞賜營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之患失盍除之奉王以還乎乃因太后所幸宦者買撒以其事言於徽政院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深等遂具三人罪狀使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崔之甫申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于徽政

院失列門矯太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以白太后曰從巨之愛我者莫如三人深等不先告我輒訴徽政其意不止於三人而已惟陛下憐察太后即命釋三人執深思温囚之揆彥賞之甫彥卿皆亡匿不出○二月僉議贊成事致仕薛景成卒景成家世業醫頗精其術忠烈王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元世祖不豫遣使求醫以景成應詔用藥有效世祖喜賜館廩因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成宗寢疾又名留元及

公主如趙妃寵元遣使來問乃以景成副之  
景成不與用事者通景成身長羨風儀性謹  
厚未嘗為子孫求息澤亦不治產業因妖  
僧曉可于巡軍獄可自言見性以妖術術惑  
士女嘗持蜜水來屑示人曰此甘露舍利皆  
吾身所出也人莫知其詐至有飲且藏者又  
嘗得一蜜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  
徒曰吾欲茶毗後七日當化為法身遂焚薪  
煙焰四起遂自薪中投入窟食柿栗至期撥  
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按問遂服至是又以罪

見囚元杖流金深李思溫于臨洮後五年  
帝召還大都初深將如元印侯出餞且告曰  
今國王在京師子不待召而往者豈無意乎  
夫善言語以悅上國大臣子孰與侯富錢財  
行貨權貴子孰與侯侯嘗得罪僅免死而歸  
子其慎之深不能用三月以崔有滄為大  
寧君柳清臣為僉議政丞吳祁為密直使○  
甲寅王以長子江陵大君燾見于帝請傳位  
帝冊為金紫光祿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丞  
相上柱國高麗國王是時元欲王歸國王無

以為辭乃遜其位又以姪延安君曷為世子  
王有兄曰江陽公滋貞和院妃出也以非公  
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珣曷瑱王愛撫如子  
養曷宮中一名完澤禿

史臣曰忠宣為世子入侍元朝與姚燧趙  
孟頫諸公遊間或與聞朝政其議論有足  
觀者及其即位遽厭萬幾尋復如元諂事  
婦寺淹留燕京至子五年國人因苦供餽  
從臣久勞思歸至謀相陷元亦厭之再詔  
歸國無以為辭乃遜位于燾又以姪曷為

高麗忠宣王

世子父子兄弟卒構猜嫌其禍至于數世  
而未弭貽謀之不滅如此吐蕃之竄非不  
幸也

夏四月丙戌王侍上王及公主發燕京上王  
遜位欲留朝廷不聽故不得已遂行傳車百  
四十兩馬稱是上王嘗封瀋王故時稱瀋王  
帝遣丞相納剌忽等護送○五月教曰孤賴  
皇帝之洪福荷父王之至恩已於三月二十  
四日受傳國印又於其月二十八日受宣命  
訖載惟上之事父下之長民任大責重夙夜

憂懼罔知依濟其令諸道朔膳先獻父王文  
武官僚賀謝辭見並於父王先行○上王遣  
彥陽君金文衍如元留世子高為禿魯花○  
六月甲戌上王及王次西普通寺百官出迎  
是日兩王宿是寺上王召幸故大護軍鄭子  
明妻崔氏丙子入京張樂雜戲學生獻歌謠  
上王命止之以待公主兩一遂入泥規延德  
宮上王使淑妃順妃迎公主于金巖驛覲用  
幣宰樞亦如之兩王率百官出宣義門迎公  
主戊寅入京車服之盛前世所未有○宰樞

高麗忠宣王

上壽于延慶宮○癸未上王如妙蓮寺謁齊  
國公主真遂幸旻天寺會百官宣帝策王之  
詔○甲申王即位於延慶宮○秋七月三司  
使趙瑞率瑞仁規之子性英敏豪邁仁規被  
逮留元八年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弟  
謁于道左帝顧問嘉趙氏有子許仁規還○  
八月王納益城君洪奎女冊為德妃○九月  
遣上護軍朴從龍如元謝襲位○冬十月三  
朝于上王五日一朝○上王飯僧二千燃燈  
二千于延慶宮五日施佛銀瓶一百手擎香



燈使伶官奏樂邀僧冲坦孝禎說法各施銀  
一斤餘僧二千施二十斤上王嘗願飯百八  
萬僧點百八萬燈至是日飯二千僧點二千  
燈五日可滿僧一萬燈一萬期以畢願謂之  
萬僧會其費不可勝紀十一月上王幸旃  
檀園施白金三十斤八關會王御儀鳳樓  
上王與王師丁午混丘在樓西公主與王淑  
妃在樓東觀樂權貴僕從入廣庭相闕投石  
及於樓上侍臣紅鞵鈎或有中落者上王命  
衛士捕數人皆杖之<sup>④</sup>上王飯僧點燈于延

慶宮召松廣寺僧萬恒赴會及還賜所御輶  
轎子遣之○上王與萬恒同輦幸溟福寺點  
燈凡八日○以吳潛為僉議評理商議會議  
都監事潛即祁也○宴羣臣于延慶宮

忠肅王

諱燾小字宜孝蒙古諱阿剌訥忒失  
里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真  
追贈懿妃性嚴毅沈重聰明善製述  
工隸書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壽四十  
六

寅甲

元年

元延祐

春正月上王下右獻納李穆右

思補禹備左思補尹頎于巡軍尋釋之時僧

俗多有濫受職者諫官不肯署故也○乙未

上王謁景靈殿還御康安殿視殿宇傾圯歎

曰父王於三十餘年宴樂之際若新此殿庶

無寡人今日之憂遂停燃燈促令改營○上

王流右獻納李朝隱左遷右思補禹備左思

補尹頎時僧景麟景聰俱有寵於上王出入

禁闥授大禪師諫官不署告身上王怒召朝

隱及備頎謂讓猶不署又召朝隱等詰問欲

杖之備廷辨慷慨王悟怒稍解然以朝隱主

僧批流祖忽島既而召還削職左遷頎備○

上王諭田民計定使曰先王置州縣定貢賦

斂民以時兵興以來戶寡田荒貢賦之入不

古著自己已量宜定額後提察守令固執其

額徵斂不止病民實多宜以見在田口更定

貢賦民流野荒者限年蠲免其餘雜貢亦宜

詳定有減無加凡諸民弊隨宜革正○以洪

奎為南陽府院君金之謙為樂安君李瑚判

三司事吳潛為三司使白頎正僉議評理時

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願正在元得  
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上  
王飯僧二千于延慶宮五日○上王自記其  
德十餘條密下式目令上箋陳賀箋曰功高  
德厚惟休無疆情動言形永歌不足恭惟能  
哲而惠知幾其神妙齡入侍於天居幾歲別  
承於宸睠誅茲靖亂誓存如礪以不忘盡瘁  
協謀信在軟金而彌篤因被帝心之珍重便  
令宗國以輯寧于時見其寢園與夫靈殿歷  
歲年也繇遠為風雨之漂搖准前基礎以經

營各立五室遊我祖先而妥侑克備多儀至  
於遵豆尊罍亦皆改舊帳帷傘蓋無所不新  
詣九闈以奏陳遂成其志授三主之封贈蒸  
及厥妣奉承恩詔以來歸開讀神宮而裡祀  
非但孝誠之尤切又令時弊以欲蠲頃者庶  
恥不行貪殘斯作舊所貢於內府皆擅入於  
私門管當時經費者孔艱貸他家息錢而猶  
之苟不持男而易粟即皆祝髮以投山是以  
節日正旦進獻之資朝宰使臣贈遺之贐敢  
以徵發出自差抽內馮文武庶官外則貧窮

百姓歛以布銀之物及諸熊虎之皮然或半  
落於內茲又將北上而中廢思艱圖易利用  
厚生以謂粒米乃儉歲之有備設倉為名益  
稅是古人之通行歛民無弊蘇醒已遍於庶  
類蓄積何止於三年放鷹犬而絕遊畋禁先  
王之不可禁菲飲食而輟音樂行古聖之所  
難行博愛之謂仁克勤而又儉減諸郡之朔  
膳無一日之宴遊凡曰含靈舉欣有喜顧惟  
本國元自肇基弘揚佛法以維持馴致邦家  
之帖泰今承遺範益發至心絲毫不費於下

民錢穀特傾於內分飯僧玉饌盛如雲委以  
氤氳照佛蘭燈列似星分而燦爛數期百萬  
八萬誠遍三千大千蔚然龍象之駢闐殷若  
鼓鐘之禪講因祝皇齡之永久兼祈懿筭之  
遐長豈唯二聖之康寧亦是三韓之慶賴猶  
夙興而夜寐欲國富以民安招退老之厖臣  
俾僉謀於宰輔興利除苛而要令綏撫輕徭  
薄賦而酌定差科出勢田而為公田還逃戶  
以充貢戶頌聲載路和氣格天而臣等幸遇  
盛時獲瞻勝事其為慶怵曷可敷宣蓋上玉

欲以聞于上國也

**臣等按**古之人君德修於己功加於人自卑而人益尊自晦而道益光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也今忠宣以聰明強記之才用之於不善處身接物一無可稱乃欲求譽於上國自記其德密令臣下上箋陳賀其所記之德不知何德邪以修靈殿為德則靈殿之營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以蠲時弊為德則轉輸燕京財殫力瘁謂之德可乎以為孝也則失父子之親以為仁也則

殺無罪之子是何德乎踐祚以來常在元朝不親國政則知其無克勤之德也重營二宮朝野怨之私占食邑督其賦稅則知其無克儉之德也飯佛點燈殆無虛日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無一日之遊絲毫之費而歸德於己可乎嗚呼古之聖人聖不自聖而人以為聖今王以不德為有德而人不可以為德取笑當時貽譏來世後之為人君者可不監哉

元遣使來頒科舉詔○教曰化民成俗必由

學校邇來成均館不勤教誨諸生皆棄其業  
至於朔望之奠二丁之祭辭以他故而與  
焉有乖先王之典其令祭酒每行奠謁務崇  
修潔諸生不與者徵白金一斤以充養賢庫  
○教曰富春君朴景亮三司使權漢功密直  
使崔誠之等待從上王夷險一節金深李思  
溫肇積歲畜謀圖國危主而三人共竭心力  
夾輔始終其功莫大有司舉行賞典○上王  
如元道入延慶宮萬僧會以銀百三十斤施  
僧王餞于金郊驛奉觴而進上王流涕○元

遣使來頒改元詔○三月宰樞享公主及王  
○韋內願堂次板上詩嬖臣護軍尹碩僧戒  
松等和進戒松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納妹  
於碩碩薦于王由是出入無禁

史臣李衍宗曰王不與通儒講論治道而  
翫於末藝每與尹碩戒松肇唱和以抽黃  
對白為務何益於君道哉

閏月命義成德泉倉設賞花宴慰公主○淑  
妃宴公主于永安宮○元命上王留京師上  
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

文儒閣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  
考究書史自娛今從臣輪番兩代時有鮮卑  
僧上言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  
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  
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  
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  
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  
異議言雖不納聞者疑之科舉之設王嘗以  
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及李孟為平章事奏  
行焉其原蓋自王發也右丞相禿魯罷帝以

上王為相王固辭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  
不任乞付於子况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  
冒處以累陛下之明敢以死請帝笑曰固知  
卿善避權也上王問齊賢曰我國古稱文物  
侔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  
耶對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  
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為博  
士教授六部生徒賜彩帛以勸頒廩祿以養  
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  
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

物侔於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  
變起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逃遯窮山蛇冠  
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  
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所  
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  
子學其源如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  
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  
子哉○上王命前選部議郎尹莘傑司憲執  
義尹宣佐前典校令白元恒侍王講通鑑以  
莘歲為選部直郎安珪為散郎委以銓注諭

王專斷國政兼崇佛法戒諸倉庫吏毋以幼  
主之命耗費財用珪王之潛邸時侍學也系  
本平微又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王薦於上  
王及即位數引見上王俾擇謹慎者為王府  
知印王即以珪補之○夏四月宰樞宴公主  
及王子延慶宮義成德泉倉又宴于延慶宮  
皆承上王旨慰公主也○僉議贊成事致仕  
吳訶率訶古名漢卿上王初政置詞林院四  
學士共圖政理訶居其一為人寬簡無華有  
長者風○公主宴王及羣臣于延慶宮王不



出○五月宰樞享公主及王○前護軍張芸  
享公主○六月贊成事權溥商議會議都監  
事李瑱三司使權漢功等會成均館考閱新  
購書籍且試經學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  
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  
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淪以太子府參  
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  
籍一萬八百卷而還○彥陽君金文衍奉文  
衍幼為僧年逾三十不能自振女弟淑妃寵  
幸驟登二府率禿魯花如元帝賜三珠虎符

東還率于道為人豁達信義而無迂曲見淑  
妃左右大侈每抑止之○遣三司使權漢功  
如元陳慰兼賀始行科舉○秋七月元遣使  
賜王書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皆宋秘閣所  
藏因洪淪奏也

卯乙

二年

元延祐二年

春正月改東堂為應舉試○夏

四月重房享公主及王○秋九月公主如元

○冬十二月甲午公主薨于元

三年

元延祐三年

春二月丙子公主之喪至自元

○庚寅葬公主○王如元以上王請婚于帝

辰丙

帝許之也○三月上王奏于帝傳濬王位于世子暲自稱太尉王帝授暲開府儀同三司濬王令尚梁王女○罷密直副使兼大司憲安于器以元尹趙珣代之珣方寵於上王而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惜之○判中門事李仁琪率仁琪以武才顯為護軍疾重房諸將怙勢使氣嘗抗辱之諸將訴上王王雖疾諸將而賢仁琪以諸將皆上國婦寺之黨故不得已削仁琪職未幾超授知讞部事仁琪有風彩禮度中規智勇過人○元尹申汝桂

妻金氏率婢僕出巷有惡小十餘人大呼突入檐而走汝桂奔告淑妃使人追之至十里許棄之而散獲一人囚之乃萬戶權準家人也金氏淑妃之姨也巡軍畏權氏勢莫敢究理○夏四月以埴為延德府院大君煦為雞林府院大君閔漬為驪興君趙延壽為藝文館提學李齊賢為進賢館提學煦權溥之子上王愛以為假子賜宗姓書于屬籍故時稱王弟延壽即珣也○順正君璿奪海州田五十餘結西海道民多流移州郡空虛者五六

海州遂納印于都堂璫以其妹伯顏忽篤得  
幸於帝憑籍宮掖多行不法見王亦倨傲無  
禮○五月潘氏弒其夫黃州牧使李緝上王  
赦之潘尚書永源之女也緝嘗在任與衛身  
金南俊通遂弒緝讞部究理將置極刑會潘  
族僧宏敏有寵於上王常侍左右以故數下  
旨沮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至是大司憲  
趙延壽執之祝髮置淨業院

**目**按法者天下所公共不可以私恩私  
意而撓之也今潘之罪逆天理所不容王

法所必誅有司擬極刑王曲法貸之壽為  
憲長不能力諫只令祝髮以必誅之罪反  
置之安全之地三綱九法之淪斃孰甚於  
此乎

六月戊子王謁帝于上都○南陽府院君洪  
奎率奎性恬淡寡欲倜儻不羈○秋七月王  
娶亦憐真八刺公主營王也先帖木兒之女  
也○戊午懿妃薨于元妃蒙古女生世子鑑  
及王○八月癸酉懿妃之喪至自元庚寅葬  
懿妃○冬十月丁酉王與公主至自元

四年元延祐春正月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

厚賜銀幣○閏月王及公主移御定安公第

初德妃黜居於此王數夜行尹碩孫琦等密

白王遷德妃於隣家以便往來遂移御○元

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尋移大青島○魏王

館庭磚日照霜潤光彩爛斑有人白王曰魏

王館庭中光彩皆成牡丹諸花卉狀豈天降

祥以表聖德王甚喜厚賞其人乃命畫工圖

其狀先是彌勒寺僧獻異草以為靈芝王重

秘之令文士賦詩人皆笑之○淑妃邀宴公

主贈侍女銀帛有差○二月王畋于西海道

○王畋于峯城三日而還又獵于漢陽時方

東作民甚怨咨○夏四月檢校僉議政丞閔

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下訖高宗

書凡四十二卷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

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為非

所見之偏類此○貶前代言尹碩于金海碩

事王潛邸巧言令色善為逢迎始賢疾能顛

倒是非上王恐其誤國遣使諭王斥之○六

月遣上護軍鄭允興聘于營王○秋八月設

戊

九齊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  
遣選部典書李齊賢如元賀上王誕日○冬  
十月王夜與洪戎元忠微行出獵○十一月  
召政丞柳清臣賜玉帶贊成事權溥賜紅鞵  
清臣不學無知而有機變恃勢弄權時人鄙  
之○贊成事權漢功還自元帝冊王為開府  
儀同三司駙馬高麗國王○十二月王改于  
溫泉八日  
五年元延祐春正月王及公主宴于延慶宮  
還宮馬上王記姚安道所賦玄宗打毬圖詩

云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  
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吟詠者久之  
翼日召權漢功尹奉傑等賦詩歡甚又吟  
打毬圖詩

史臣張沆曰王之再吟此詩何意也以為  
戒耶則其荒淫與玄宗無異噫以宰相與  
宴者聞九齡韓休之名能不泚頰乎  
命僉議贊成事金士元以溫泉所獲禽薦于  
大廟司膳典儀不至糾正後至士元以聞王  
曰祭先罔以報本予躬獲以獻而有司乃爾

耶予在深宮非卿何由知之是祭也內豎朴  
仁平竊其禽代以其家瘠肉王知而不能罪  
仁平內豎之最姦猾者也○二月朴仁平有  
罪囚于巡軍仁平以金賂王左右竟免竄逐  
識者嘆之○濟州民使用金成嘯聚兇徒以  
叛逐星主王子星主王子奔告王遣檢校評  
理宋英安撫未至賊黨自斬渠魁二人來降  
乃以英為牧使流濟州副使張允和于紫燕  
島大護軍張公允于靈興島益賊起由二人  
貪暴也○夏四月罷州郡事審官教曰事審

官之設本為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  
表正風俗今則不然廣占公田多匿民戶擅  
作威福有害於鄉無補於國今已盡革其所  
匿田戶皆刷還民甚悅之然未幾權豪復自  
為之害甚於前○五月遣司憲執義金千鎰  
于慶尚全羅忠清道持平張元組于西北面  
問民疾苦時上王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施  
行故扈從宰相權漢功崔誠之李光逢等四  
五輩用事以親戚故舊賄賂者不問賢否濫  
受朱紫王頗懷不平上王嘗命蔡洪哲巡訪

五道酌定貢賦然新舊貢賦多有不均民不  
聊生又洪哲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產業  
鉅富王雖不直其所為以有寵上王且與權  
崔善故不敢動搖至是思欲釐正乃遣千鎰  
元組于諸道教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因  
多苦民不土著州郡凋弊存撫提察守令不  
以為念今遣憲臣問民疾苦嚴行黜陟如使  
臣徇私廢公亦不敢宥千鎰懷私誣妄無所  
糾舉王杖于內庭罷之元組亦才劣未有摘  
發獨舉宰相金廷美橫斂皮幣上王聞之以

廷美時方扈從流元組于引月島○置除弊  
事目所○六月中贊致仕宋玠死○以安震  
為藝文應教摠部直郎權適之後震始登制  
科自檢閱擢用之○改除弊事目所為察理  
辨違都監大索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  
大悅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秋七月幸  
延慶宮有三百人訴于駕前請復辨違都監  
從之尋復罷之○九月王畋于慶天寺之野  
十日乃還○冬十一月王畋于臨江○十二  
月營王偏妃來三出迎遂畋于西郊

紀

六年元延祐春正月營王偏妃宴王及公主于延慶宮留數月乃還○二月王改于楊廣道十餘日○三月上王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而還權漢功李齊賢等從之命從臣記所歷山川勝景為行錄一卷○夏四月真信府主王氏卒即忠烈王元妃貞和院妃也生江陽君滋自齊國公主下嫁居別宮四十餘年○六月以文成公安珣從祀文廟時議者以為珣雖建議置國子贍學錢有養育人才之功豈可以此而從祀乎珣之門

高麗忠肅王

此理可循待汝昆季來其具訓之永為家法然其女為庶世忠妻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聞○五月丙寅王不豫移御金文衍第○知密直司事朴瑄還自元帝以前王定策功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駙馬都尉進封瀋陽王又令入中書省參議政事賜金虎符玉帶七寶帶碧鈿金帶及黃金五百兩銀五千兩皇后皇太子亦寵待所賜珍寶錦綺未可勝計○前王改官制遣李混崔鈞等來宣官制及批判超資越序者皆近幸權

東盟四



勢世家舊官俱退閑○六月元遣使禁諸王  
駙馬私給驛馬劄子○秋七月宰樞會慈雲  
寺有人投匿名書曰中護李混詣前王所議  
選法陞擢二子其餘所舉多親戚故舊誣上  
行私不宜任用混大慙○丙寅王疾篤遣禮  
賓尹韓連以報藩王○己巳王薨於神孝寺  
遺教曰不穀荷天地祖宗之佑濫處王位于  
今三十有五年矣其間國步多艱民不安業  
邪佞併進忠良自退斯皆否德使然心甚愧  
焉然幸得受天之佑享年七十有三今遇沈

元來報帝崩百官會哭于紫門遣檢校評理  
秦良弼如元陳慰○王微行獵于郊○三月  
上三承皇太后旨命刷宦者伯顏禿古思等  
六人所奪土田減獲歸其本主伯顏禿古思  
自宮為閹因緣事仁宗皇帝藩邸佞險多不  
法上王深嫉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有以中  
傷之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上王厚不得發嘗  
無禮於上王上王請於太后杖之怨恨益深  
及仁宗崩太后亦退居別宮禿古思益無所  
畏厚嗾八思吉百計誣譖之○遣評理金廷

東鑑四十一  
三十一  
義如元賀登極○夏四月元遣禮部郎中忽刺出來頒即位詔○五月上王復請於帝降香江南蓋知時事將變真以避患也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皆奔竄興禮君朴景亮遂安君李連松仰藥而死蓋伯顏禿古思方用事恐王不免也○秋七月以李齊賢知密直司事○遣贊成事金廷義如元問上王起居○八月元遣使命復給伯顏禿古思田民且求童女火者○改朔試為舉子試右代言許富掌是試取鄭

乙輔等八十餘人富不解文字唯取榜頭一人其餘不分優劣以坼名先後書之人皆笑之○王微行畋于近郊○九月塑文宣王像王出銀瓶三十以助其費宰樞皆出幣助之○賜崔龍甲等三十三人及第李齊賢朴孝修所取也王嘉孝修清白賜銀瓶五十米百石令辦學士宴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門生稱之曰恩門門生座主之禮甚重學士有父母若座主在既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門生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衆賓雖

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次拜  
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壽○丁亥幸  
平州溫井戊戌夜還宮百官迎謁中門判官  
趙文瑾喝于駕前馬驚王怒命執之百官皆  
走自後微行見人則輒令毆之○冬十月長  
興庫使崔濯登元朝制科○十一月遣尹碩  
郭惟堅問上王起居○十二月元流上王于  
吐蕃先是上王還至大都帝命中書省差官  
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不即發乃下于刑部  
既而祝髮置右佛寺至是帝以學佛經為名

流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隨  
從宰相崔誠之等皆逃匿不見唯直寶文閣  
朴仁幹前大護軍張元祉等十八人從至流  
所伯顏禿吉思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  
拜住營救得免○遣政丞金利用如元進方  
物又遣張沈尹華係獻盤纏于上王○百官  
上書中書省訟上王之寃○大集僧徒于旻  
天寺為上王祈禱○復置政房以代言安珪  
掌銓注右常侍林仲沈議郎曹光漢應教韓  
宗愈等參之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二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高麗紀

忠肅王二

辛酉

八年

元英宗至治元年

春正月下贊成事權漢功評

理金廷羨平康君蔡洪哲于巡軍初上王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等扈行招權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及上王彼流王囚漢功等命贊成事吳潛代言金千寶鞠之漢功自廁竇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羨○元詔王入朝○以任瑞為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密直副使瑞亦朱冕家奴伯顏禿古思之弟也○三月復置察理辦違都監○夏四月丁卯王如元四更出自陽善門百官不及拜辭柳清臣吳潛元忠韓渥尹碩柳有奇安珪等從之內豎大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而潛結曹頔頔養子宦者楊安吉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以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瀋王所與頔安吉相為唇齒遂背王反以國家陰事訴瀋王又誘引清臣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於是王

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時人曰仁平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命三司使金恂杖權漢功蔡洪哲流于遠島漢功上王之所重也時臨海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處處難瑱曰廁竇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及李光逢裴廷芝等不入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不可勝紀先是上王之留元也凡國家政事倉庫出納一委親近雖有過舉然倉庫盈羨人心畏服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庫俱竭金英

甫弟僧山枳及吳佛奴等附伯顏禿吉思蜂起煽亂

史臣曰任用舊人亦繼述之一事也漢功以太尉王所重而乃見竄可謂王有孝心乎死生榮辱命也漢功之逃失大臣體亦豈免君子之譏乎

元收王國王印章初上王之在元以從臣司僕正白應丘能貨殖命幹濬王噶府事應丘逃還本國噶奏帝遣員外郎阿都刺勅王設應丘還都王不時奉行噶譖云王手裂其勅

及王入朝帝怒詰責之收棄國王印時王寓伯顏禿吉思家

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讎而閹人伯顏禿吉思以其姦險見惡於王誣譖於英宗皇帝寬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自於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直以其族免隸為良獨何心哉

五月杖前直郎鄭瑑于島初王聞柳清臣吳潛訴王于上王頗疑之二人詣行宮請與

白元恒辨王問元恒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  
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謹謹指鄭琛○同知密  
直司事李伯謙李伯謙風彩瀟灑玉立朝端  
嘗為公州副使勸課農桑民以富饒又收濟  
海二州留守南京以政最聞濟州叛賊曰善  
李伯謙宋英來撫吾豈敢及乎其愛慕如此  
○六月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為人短小  
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後以擊走哈丹功  
賜推誠奮勇匡國功臣號○秋七月上王至  
西營獨知里寄書崔有滄權澤許有全趙簡

等云予以命數之奇罹茲憂患子爾一身跋  
涉萬五千里旬于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寢不  
安枕食不知味想諸國老亦勞心焦思深增  
惶愧國王年少無知向之憚我羣小必幸我  
如此肆其姦巧焉知不問我父子乎幸諸國  
老同心協力敷奏于帝俾予速還○八月前  
正拜蔡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言帝赦權漢  
功蔡洪哲而名之又言帝以瀋王曷為國王  
翼日百官賀曷母安妃是夕護軍李健還自  
元言國王無恙宰樞始知河中之妄○元中

書省遣宣使李常志來因靖和公主宮女及  
養人韓萬福問公主憂故萬福言去年八月  
王密御德妃於延慶宮公主妬被王歐鼻切  
又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歐公主於仇夫介等  
救之遂執宮女及萬福等以歸○九月蔡河  
中復如元從瀋王也河中嘗恨辨違都監取  
其父洪哲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名都監  
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耶

**臣等**按河中謀立瀋王吠主之心猜然未  
已為日已久今矯帝命稱嵩為王以惑羣

高麗忠肅王

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  
至稱其王為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  
矣夫人臣既委質北面則君臣之分已定  
小有怠慢之禮悒傲之色猶論以不敬而  
誅之况包藏禍心積於中形於外發於言  
者乎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河中謂吾  
君為惡豈但賊而已乎

檢校僉議政丞李瑱卒為人體貌魁梧局量  
寬弘然倚其子齊賢勢多奪人臧獲識者少  
之○冬十一月上王寄書崔有滄權溥裴挺



許有全金賂趙簡等曰予十月六日到吐蕃  
撒思結似聞帝許還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  
為念不然與柳清臣吳潛議表請于帝俾予  
無久於此○十二月白元恒朴孝修等會議  
上書中書省乞還上王且辨韓萬福誣告公  
主薨故

戊壬

九年元至治二年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  
代言慶斯萬大寧君崔有滄率羣僚上中書  
省書請王復位還國書成付濬王者多乃置  
書妙覺寺使巡軍任松守之斯萬等竊取其

書付全之鏡趙石堅直呈中書省後濬王傳  
其本付蔡河中朴仁平以未宰執○濬王曷  
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柱以  
帝命責宰相金利用徵所輸錢財令各倉司  
刷送所輸文字獨司僕副正韓宗愈與金仁  
衍不聽○二月知密直司事林仲沈如元賀  
冊后行至娑娑府達魯花赤不給傳馬不得  
入而還○三月元遣翰林待制沙的來訊式  
目都監錄事李允緘等濬王先遣其臣前護  
軍朴龜寄書宰相曰爾王嗣位以來縱獵妨

農甘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庶務夜與羣小  
變服微行使幸臣尹碩李宜風孫琦等假稱  
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譖言枉殺無辜官人以  
私不以賢勞父王勛舊之臣皆置散地或至  
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反為逢迎至使國綱大  
壞事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自今其省察之  
前者阿都刺賚去聖旨爾國王非徒不肯奉  
行又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推以對沙的在行  
省鞫問允緘等允緘言臣賚至王宮授代言  
安珪時有別駕徐允公見之沙的遂執阿都

刺及允緘允公以歸時瀋王謀篡王位曹曠  
蔡河中趙連趙延壽金元祥從諛而織成之  
於是問事使臣絡繹往來○夏五月遣前僉  
議評理金廷羨如元獻盤纏于上王○密直  
副使廷芝率廷芝嘗從印侯討哈丹于燕  
歧披劒躍馬所向披靡流矢貫輔車裹瘡復  
戰俘馘甚衆以功拜中郎將侯携以如元帝  
召見賜白金五十兩曰勇士也忠宣王謂富  
國莫先乎農設典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  
事以非罪在縲紲其子夫慶請以身代之不

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碁自  
娛為人體貌魁梧口不言利○閏月元命宗  
正寺鞠安珪等珪辭及於王王難於自明丞  
相拜住疑慮久不決○六月典校副令趙宏  
左軍萬戶李資深還自元傳濬王旨于式目  
都監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庫皆已告匱乃  
抽斂人戶備盤纏以來及被譴規免罪辜賂  
事權貴費盡錢物又遣孫琦安鈞等于本國  
重斂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徵國王曾不懲  
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代言安文凱郎

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成萬等復加橫  
斂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已囚文凱于宗  
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萬等發還宜即杖流  
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止及為之助至使民怨  
益深卿等雖聚斂以送固非國王所得擅用  
徒增國怨自今一皆禁斷違者奏聞痛懲於  
是杖流允全成萬恭及護軍康呂于島恭性  
抗直王在東宮屢進直言怒蹴其目眇及即  
位念其忠直驟加拔擢與呂為王覘嵩動靜  
允全成萬船載布二萬匹獻王嵩以故皆惡

之○秋八月僉議贊成事趙璉卒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繹率使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藩王臣節不完○前贊成事權漢功蔡洪哲前評理李光逢等怨王之杖流也乃邀驪與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願請立藩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茲臣在王左右流毒內外無告百姓不堪其苦素聞藩王曷稟性慈善望之如渴亦是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令國

人上書乞王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斯萬護軍金仁沈等以主命督之不獲已署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伏乞詳照時監察執義尹宣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為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贊成事閔宗儒嘆曰臣為君隱直也吾可忍吠吾主耶彥陽君金倫與弟元尹禍亦不署名或謂倫曰違衆自異善後悔何倫罵曰臣無貳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是日署書未半天忽大雨雹○九月權

漢功等又招百官署名忽震雷雨雹大如李  
梅四角如蒺藜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賈  
書如元呈中書省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  
**臣等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故子為  
父隱臣為君隱天下安有子而訴父臣而  
訴君者乎以臣子訴君父惡逆之極而名  
義之罪人也漢功小人得罪於王曾竄海  
島不自懲艾憾猶未釋因王蹉跌仗天朝  
之威憑藩王之勢謀欲陷王於不測之地  
首唱邪謀會百僚議上書真所謂惡逆之

高麗忠肅王

極名義之罪人而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  
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  
又震雷雨雹天之震怒於上者可知矣及  
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其不為天下  
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  
通乎天地矣

蔡河中賈織紋苧布如元○冬十月德妃命  
巡軍釋慶斯萬等三人先是權漢功等以藩  
王旨囚斯萬仁沈之鏡于巡軍數月至是釋  
之斯萬洪戎之壻也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

亥癸

○十二月上護軍楊起三司副使李謙以瀋王旨如元賀正

十年

元至治三年

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

濟州萬戶林淑擅自離任因于行省宥復之任濟州人為匿名書揭于市云淑甚貪婪侵漁萬端民不堪苦今復之任吾輩奚罪左右司郎中烏赤受淑賄賂枉法免放省府若不推劾吾等當訴于上省乃以朴純仁代之○驪興君閔漬駕洛君許有全興寧君金賂如元請召還上王有全年八十一其妻亦老病

欲止之答曰人皆有死一死難免豈以妻孥身老忘吾君而自逸乎屬其子榮侍疾遂永訣而去後數日妻歿漬等至元留半歲餘為瀋王之黨所沮竟不能達而還○二月元量移上王于朶思麻之地先是崔誠之李齊賢在元獻書元郎中曰切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貢未嘗小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扎刺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為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

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犄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反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義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

內稱為羨談我老瀋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遇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步九折層冰積雪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閒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麩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聞之尚為之於悒况策名委質者哉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卧復起皇皇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敷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

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為丞相言之明  
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累世之忠勤不可  
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世祖肺腑之屬又不  
可以不錄於以入奏冤旒導霈金鷄之澤賜  
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  
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蓋著於遐邇而天  
下皆稱頌於是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  
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孟  
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  
有飢者猶已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

手擠之而稷遏其哺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為  
責而不思歟天之降任于大人本欲使之濟  
斯人也苟視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為愧豈天  
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親播植之  
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後世者  
也設有二人焉不幸而陷濤瀨轉溝壑禹稷  
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吾知必為  
之計使之不復憂飢患溺然後已也恭惟丞  
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玉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叟以為



復觀中統至元之治人之生於此時亦可謂  
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  
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瀋王遭天震怒  
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電  
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喻父  
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風氣絕異盜  
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髮盡白  
辛苦之態言之可為流涕語其親則世祖之  
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  
爰自聖武龍興之際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

效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竄請以來已  
及四年革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  
力救於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鞋聰導宣睿  
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年其為感幸豈止陷濤  
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飫羨食而已哉若謂  
時未可也姑徐為之日延月引而為賢且有  
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  
國之人將謂執事為德不竟竊為執事惜之  
拜住遂奏而量移齊賢往謁上王而還○三  
月瀋王曷遣其臣前祭酒白文珏郎將李淑

貞以帝命封諸倉庫○夏六月雞林君金子  
與率子興為人羨髯豐皙以蔭進元嘗使伯  
伯來問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吳玄良協  
謀克制兇黨以寧社稷○秋九月元中書省  
遣明和尚來言御史大夫鐵失弒帝皇叔晉  
王即帝位召還上王○宰相享淑妃妃以伯  
顏禿古思謀危上王其兄任瑞奪金之甲牌  
面等事令羣臣上書于中書省訴其罪金台  
鉉先署名白元恒朴孝修托故不署○密直  
副使任瑞聞其弟伯顏禿古思伏誅於元懼

而逃乃籍其家○冬十月前正尹蔡河中賈  
織紋苧布如元○元召還魏王阿木哥○元  
遣直省舍人阿魯灰來頒即位詔遣定安君  
琮賀登極○司憲掌令閔祥正嘗以事被劾  
遇赦赴臺視事糾正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  
舍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復  
職古所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冬十  
一月上王自吐蕃還大都○元議立行省于  
本國尋罷之初吳潛柳清臣謀立藩王高會  
英宗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

請立行省罷國彌比內地帝然之遣平章政  
事闊兒察中書怯烈等于本國元前通事舍  
人王觀上書丞相曰伏聞朝廷建立征東行  
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虛名而受  
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朝百餘年  
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懇  
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與為比其  
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以朝廷典  
章拘制故國家嘗有事於東方本國未嘗不  
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萬里賴以

鎮靜為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尚主遂為故  
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今一朝  
採無稽之言以墮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謀  
神筭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  
千里之遠風土既殊習俗亦異刑罰爵賞婚  
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  
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  
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  
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島  
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相扇動脫

致不虞深繫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官吏祿俸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既無供上賦稅就用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既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足軍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况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鎮兵

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事則博謀於衆防壘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策二及乃其國之機相以讒間得罪於其主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心初非納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東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為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為美談况

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姦計有累政化也可勝既乎其不可六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盛世為姦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為朝廷惜舉措耳時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贊成事金怡曰我祖統三為一立高麗號于今四百有餘年我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王帶父忠烈王為駙

馬世承帝眷為天下諸國榮觀何不幸及我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乎祖宗何辜不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知有之昔皇慶初報臣之裔洪重喜等訴于帝立行省削國號御歷奏祖宗臣服之功奉帝旨遂罷行省今又宜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令李齊賢作書呈于都堂曰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

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所以糾合一匡為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聖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有德於民不為不深有功於朝廷不為不厚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民曹孽彌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扎刺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命趙冲

金就礪供資補助義仗擒戮狂賊疾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普為兄弟萬世無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反旆江南我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五千餘里迎謁于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征收日本則悉弊賦而為前驅追討哈丹則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可枚舉故得釐降公主世篤舅甥之好而不更舊俗以保其宗桃社稷繫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於小邦立行省此諸路若其果然小邦

之功且不論其如世祖詔旨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乂以復中統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庸之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言絕者吾且繼之廢者吾且興之亂者治之危者安之也今無故將蕞爾之國四百年之業一朝而廢絕之使社稷無主宗祧乏祀以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山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

周於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用度九牛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未可以家至戶喻而安之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聞之無乃以我為戒而自以為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為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祧社稷之靈將憾泣於冥冥之中矣於是立省之議

遂寢○十二月元遣直省舍人交化的來頒  
改元詔○安軸趙庶崔甲龍應舉于元軸中  
制科○上王寄書宰相曰寡人已到大都利  
見至尊猶念國王年少昵比檢人多行不義  
卿等懷祿無所匡救焉用彼相自今可小心  
輔國

十一年元泰定春正月甲寅元勅王還國復  
賜印章○元流孛刺太子于大青島○二月  
大護軍張公允賚批目還自元崔有滄金深  
守僉議政丞權準金廷美僉議贊成事崔誠

之尹莘傑為三司使林仲沈任子松元忠為  
僉議評理李齊賢為密直司使朴文忠知密  
直司事崔天箴金千寶柳仁奇同知密直司  
事趙瓊元善之全彥為密直副使文忠即仁  
幹也以朴瓊為右副代言初潘王之黨誣王  
以罪上書都省也逼延興君朴全之署名全  
之憤然曰狗奴敢污我耶遂遣其子瓊聞于  
王所至是拜瓊代言任銓選起全之視事以  
老固辭乃授僉議政丞致仕賜蒲推誠贊化  
功臣○囚金元祥趙延壽于巡軍籍其家狀



流于島治貳於藩王之罪也元祥嘗為巡軍萬戶使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後帝命赦之○三月教曰食君之祿而貳其心非人臣也其上書京師請立藩王者三品致仕以上皆停祿俸○王遣贊成事韓渥來斂盤纏布○上王械送伍尉方連宦者方元囚于巡軍上王之在吐蕃也連元兄弟苦其久從艱險欲弑之而逃還中夜火行幄事覺○夏四月以李光遠為三司使朴文忠為密直使張元祉為密直副使其為勗署名於書者皆罷○

曹頤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訴王不已○五月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游篤於宗族未嘗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晚年喜絲竹廣植花木以聲妓自娛○以林仲沈僉議贊成事王謂仲沈曰卿亂我之政人目之曰林權嘗有鄭權者叅銓注多受賄賂故王比仲沈於權○六月以上王命囚正尹朴惟正于巡軍其父密陽君義富而吝欲以黃金二十錠白金

三十斤為上王施納佛寺義死惟正私用之  
於是下旨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十  
口布一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秋八  
月王娶魏王阿木哥女金童公主○上王傳  
旨曰判三司事朴虛中年已八十尚慕利祿  
彼此交構韓渥元善之金仁沈又有所犯已  
令勿仕渥等略不疑懼公然視事殊無臣禮  
可從前旨○九月前密直副使李宜風死宜  
風宋泉州人嘗從王獵鹿走乘輿前一箭殪  
之王悅驟拜密直為人性奇巧專事媚悅招

權納賄恣行威福○冬十一月上王遣繕工  
令趙石堅戒諭國人曰予早厭富貴愛靜好  
閑修善是樂傳國於子傳藩於姪願終天年  
而未免吐蕃之行及還見從臣交構藩王及  
國王以致閭墻之變因丞相敷奏宸聰賜還  
國印復定王位而茲臣不悛尚肆誣構不使  
兄弟再和幸蒙皇帝務存大體已許國王尚  
公主歸國特命省院臺官各致兩王從臣咸  
使和解惟爾臣民毋惑間言毋懷貳心善事  
國王以安家邦其上書請立藩王之時聽一

二姦臣誑誘不得已署名者予已諭國王毋  
念舊惡又一二首惡規免已罪歸罪於脅從  
四千餘人欲徙之遼瀋此輩非其本意而坐  
此離鄉里去親戚可不悲乎王感予言一皆  
原宥其悉知之於是宰樞召往來謀議為嵩  
上書者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前司憲掌令  
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均樂正權賀  
令俯伏聽教○十二月政丞崔有滄如元賀  
正宰相呈中書省書曰上王之在吐蕃也  
臣詐以請還上王會國人署名於狀其實請

高麗忠肅王

五乙

立瀋王也其後國人皆知其詐而姦臣猶以  
前狀藉口構釁不已請察其情

十二年

元泰定二年

春正月上王及王在元○三

月崔有滄還自元時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  
祿奴婢之法有滄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  
從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  
崔侍中也時有滄年八十六○化平府使李  
晟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典若將終身年五  
十九拜左思補棄官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  
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學者

如雲人謂之五經笥○夏五月辛酉王及公主至自元○上王薨于元遣三司使尹莘傑萬戶姜融迎梓宮○六月三司右使趙延壽率迎壽蒙逸敢言然貪財好色貳於藩王時議薄之○秋七月鷄林府院君王煦密直副使李凌幹等奉上王梓宮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郊迎○延興君朴全之率忠烈王選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中朝全之與焉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時忠宣為世子令全之為傳及即位以師傅舊恩封延興君為

人溫厚慈愛通經史究術數忠宣常招入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今各自書名以示全之曰誰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全之良久避席曰觀兩君筆迹亞君當璧矣不數月廣平公卒江陵果為嗣○散貧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司憲府究治之世亡匿搜捕逼其族親世乃到持平金開物第拔劍自刺大叫憲司下世獄遂詣闕請罪世妹夫王三錫從中沮不達以杖擊開物又擅釋世開物與掌令金元軾持平金永煦等復詣闕請世罪王

怒歐啓事者憲司閉門不視事累日王遣近  
臣諭元軾等曰待葬上王治三錫等罪卿宜  
視事三錫本蠻人隨商舶至燕王之入朝也  
因幸臣以求見王見而悅之寵眷無比稱為  
師傅

史臣俞思廉曰王三錫無學術一蠻人也  
王惑信之密邇於側非唯賣官鬻獄至於  
廷辱風憲而王不悟佞人之難遠也如此  
哉

八月壬辰王與公主幸漢陽張羶幕於富原

龍山高阜望海處而御之○以公主彌月宥  
○已未公主生子於龍山○冬十月丁酉公  
主薨于龍山行宮年十八時有飛書云禪師  
祖倫師傅王三錫誘引主上久留龍山濱海  
卑濕地至使公主免身羶幕遘疾莫救若達  
帝聰二人之罪在不赦祖倫諂事李宜風  
遂得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人皆疾之○  
遣右代言李揆如元告公主喪○十一月庚  
戌王至自漢陽○甲寅葬公主于德陵○移  
御于吉昌君權準第周觀屋宇之美嘆曰非

寅內

卯丁

寡躬所當居也自是屢移私第○以李齊賢為政堂文學○元遣左司郎中脫必歹賜王

酒及寶鈔燕祭公主

十三年元泰定三年檢校僉議政丞閔漬卒謚文

仁

十四年元泰定四年夏五月僉議中贊金怡率怡

春陽縣人初名之琬後改廷美忠宣賜今名

早有大志忠烈十六年調長興府倅時哈丹

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自保禁民出耕令出

咸懼怡謂按廡姜就曰天兵制此小寇如几

高麗忠肅王

食民出耕

上肉耳何能到邊郡且食為民夫耕種有時

時不可失請出耕就曰如違令被譴何怡退

而嘆曰一夫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耕則餓

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耕

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皆未獲唯此府大熟

遠近賴之忠烈在元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

瑞興侯璵為子兩王之臣角立相傾怡懼禍

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帶腰間以他紙

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匣果為人

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曰臣恐不虞之變嘗

戊辰

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羣小計垂成怡  
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卒謚庄定性豁  
達有長者風久從忠宣入侍于元有負綫之  
勞終始一節○王謂左副代言韓宗愈曰吾  
欲表請于元禪位潘王遂密以表授宗愈趣  
令印之宗愈曰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  
與旁支乎固諫不得命既退托以墜馬不起  
與李兆年謀諸大臣執姦臣斥之事竟不行  
時王為姦臣所誤有是言

十五年

元文宗天曆元年

春

二月遣世子禎如元宿

高麗忠肅王

衛○夏四月王率內監畋于西海道又幸白  
州秋七月辛酉朔還宮○元遣平章政事買  
驢等來興禮君朴仲仁及曹頤趙雲卿上護  
軍高子英等從之皆潘王之黨也時抑清臣  
吳潛詣中書省誣王盲聾喑啞不親政事緣  
訴云太尉王奏仁宗皇帝以燾為高麗王以  
燾為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  
古思謀令金廷羨說太尉王奪燾世子印又  
奪太尉王所賜曷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  
四十人田宅於是帝遣買驢來質問王辭疾

不迎買驢意王實韻啞徑詣王官宣詔詰問  
王對曰世祖皇帝賜我父王高麗王世子印  
武宗皇帝授父王潘王爵未幾襲封高麗王  
洪重喜來曰一身不宜兼綰兩王印奏于帝  
命我為高麗王延祐三年我朝京師父王授  
我世子印謂曰世祖皇帝賜此印曰待胤子  
長傳與之今黨曷者言父王聽金廷美說以  
印與我然仁宗賓天二年父王竄吐蕃時子  
在國何暇與伯顏禿古思謀且印乃延祐三  
年所授而言英宗時所與其言謬妄但使吾

高麗忠肅王

父子相夷耳我父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  
佐命之功重喜尚曰一身不可兼兩王况曷  
有何功既為潘王又要高麗世子印耶父王  
田宅已與曷者曾蒙帝旨孰敢違異但懿州  
所置廨典庫店鋪江南土田父王所與文契  
俱在營城宣城兩掃里世祖為高麗王朝見  
往來供給許置之子不得傳之於父而他人  
有之豈其理也又清臣等田宅皆奪他人所  
有非其傳於祖父者令有司考其文契還與  
舊主耳買驢見王禮容嚴肅言辭有叙曰帝



所以命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  
訢皆誣也於是頓等惶懼無言時上國使臣  
絡繹而來王皆不接見使臣陵辱宰相擅作  
威福多納賄賂荒淫聲色淹留旬月買驢疾  
其所為並督令還歸○下政丞尹碩于巡軍  
獄杖之碩性急好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嘗  
與贊成事林仲沆偕行仲沆有違言碩以馬  
策扶之嬖人以聞王怒有是命○買驢還王  
遣崔汝道于平壤餽金銀綾羅苧布買驢不  
受初買驢之來也幸臣安道金之鏡等恐禍

高麗忠肅王

及已日夜憂懼及其還也喜而益驕

史臣白文寶曰王留燕五年憂勞驚悸損  
傷天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接  
朝臣不親政事由此小人並進如祖倫安  
道之鏡申時用等專擅權柄賣官鬻獄無  
所不至臺諫章疏中沮不啓其不遭譴責  
於買驢幸矣

胡僧指空說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鷄  
林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民祭城隍  
不得用肉禁民畜豚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

豚○八月王微行幸禮成江以李奴介為密直副使金就起為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奴介商人之子就起內豎之壻○乙卯幸平州○下潘王黨趙湜金溫權賀田宏等于巡軍流之又貶樂安君金之謙為寧海府使流判事金千鎰于田里先是之謙千鎰與萬戶洪綏歸心于高誣以本國背上國又以王盲驚喑啞譖于元○冬十二月上護軍崔安道詣行在王望見騶從甚繁意元使者來驚駭及至乃安道也王怒流于島安道不即行留

十餘日乃行猶率僂從十餘馬數十匹其自恣如此○資贍司言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實布十匹貼瓶折布八九匹違者科罪從之時鑄瓶雜以銅官雖定價人皆不從○王將八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部坊里出苧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斂布有差於是姦吏因緣橫斂中外騷擾時又出內帑瓶子市來內臣因之誅求無已兩府患之欲遣察訪于五道以救民瘼內人從中止之王性好潔一月湯浴之費諸香十餘盆苧布至六

十餘匹名曰手巾多為內豎所竊王不之知  
 十六年元天曆春正月王在平州次天神山下  
 構假屋以御問虞人曰蓋屋何物為嘉虞  
 人對曰樸木皮最嘉王即命取之民甚苦之  
 王耽于遊田支費浩繁虞人皆授檢校郎將  
 別將賜衣服穀米動以百計○瀋王公主訥  
 倫之喪至自元○二月召還崔安道安道不  
 入海島遊遍揚廣道按廉馬季良及諸州郡  
 爭相勞慰其或支待稍薄輒加鞭撻季良貪  
 恠嗜牛肚民譏之曰馬食牛○三月盜發金

高麗忠肅王

馬郡馬韓祖虎康王陵捕繫典法司及賊逸  
 政丞鄭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  
 之曰賊繫獄二年無見咸而死者多矣方吉  
 曰固知設塚人多金仲沈慙恚○夏四月葬  
 訥倫公主翌日盜發其墓○五月元遣使賜  
 王衣酒○聚巫禱雨六日巫苦之皆逃匿搜  
 捕者遍閭巷

史臣白文寶曰燮理陰陽宰相職也旱氣  
 太甚尤當敬畏以答天譴曾是不思而徒  
 責兩於巫覡豈不謬哉

六月高興府院君柳清臣死于元初清臣與  
吳潛從王如元見潘王曷欲篡王位遂背王  
附曷詭謀萬端及王復位二人懼罪不敢還  
清臣留燕九年而死不學無知有機變情勢  
弄權為國害本高伊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  
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秋九月  
元遣直省舍人完者省委官文伯顏不花來  
頒即位詔王在白州病不出迎完者詰問鄭  
方吉以實對王猶憂懼完者遣忽赤閔子明  
謂王曰上國稱高麗多過失今宜先賀登極

高麗忠肅王

王喜曰使臣右我復何憂內臣密直金之鏡  
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似欲官其族人乃  
命之鏡及大司成高用賢右副代言奉天祐  
掌銓注王謂用賢曰向授汝祗候今宜加四  
品蓋不知用賢已拜大司成矣幸臣擅除授  
而王不之察類此內臣申時用至政房罵之  
鏡曰今日除授為使臣也乃輦矣獨鬻官而  
不官吾子孫耶時喪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  
若等無錢又誰怨也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林舍注擬上護軍申丁請官未遂罵之鏡

天祐曰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何也又大呼曰  
無錢者毋求職之鏡不能對批既成密直副  
使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  
相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  
冊政事○冬十月完者文伯顏不花洪抹的  
等見王于白州藤岩寺左右皆匿完者等直  
入卧内王慰諭之○遣安定君琮如元賀即  
位又遣金之鏡請傳位世子時世子在元○  
時國無紀綱人無廉恥諸衛別將散真等於  
頒祿日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

高麗忠肅王

午庚

糾治手執鞭杖終不能禁

十七年

元至順元年

春二月元命典瑞院使阿魯

委頭曼台客省大史九往策世子禎開府儀

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

國王遂遣客省副使七十堅來取國王印○

王放鷹于平則門外凡六日○西河君任子

松萬戶權謙等從七十堅賣國印如元○丁

未元授王國印王命政丞致仕金台鉉權征

東行省事○置知印房以三司右尹尹之賢

起居注李湛都官正郎李君佺典籤金漢龍

充之○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佗朱柱等日與  
內豎為角力戲無上下禮由是君子見斤直  
言不得進起居注李湛白王曰君舉不可不  
慎一動一靜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  
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王  
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王尚關西王焦八  
長女是為德寧公主○夏四月上王因權省  
金台鉉及尹碩元忠等以鄭方吉權行省事  
台鉉遂挈家遊金剛山蓋遠嫌也○以金深  
為都僉議中贊李齊賢為政堂文學○五月

己未元命王之國○六月紉忠宣王于寢園  
是祭衆闌入廟庭爭奪奠物而去法司不能  
禁凡行事皆不如儀○秋七月元流明宗太  
子安懽帖睦爾于大青島○光陽君崔誠之  
率誠之性剛直精於數學忠宣在元定內亂  
立武宗誠之在左右多所贊襄忠宣賜金百  
斤令求師學授時曆法東還遂傳其學及嵩  
黨䟽國家得失將言於朝廷誠之不肯署名  
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曰  
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脅我耶衆沮喪○閏

月上王將如元至海州政丞鄭方吉贊成事  
姜融前評理金元祥白曰今王之位殿下與  
之王宜誠心以事殿下而又如仇讎殿下之  
臣一皆褫職唯以義成倉屬之殿下供億不  
給辱莫大焉又今王與龍山元子有不友之  
心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元子八朝上王遂  
命德妃歸田里使不與王相見中郎將曹益  
清自王所來上王名謂曰王奪吾從臣等官  
何也雖曷為王豈至如此吾欲朝元何如益  
清力陳王位父子相傳之法言甚切至上王

高麗忠肅王一

嘉納然以方吉等言猶不能自安○王寄書  
元右丞相曰竊聞前行省左右郎中蔣伯祥  
上告都堂欲於小邦立省置官變更國俗上  
下無不驚惶况子東來坐席未暖遽聞此事  
安得無恐小邦臣服聖朝歲修職貢百有餘  
年未嘗小懈歲戊寅有亡遼遺種金山王子  
驅掠中原陸梁東土朝廷命哈真扎刺以討  
我忠憲王助兵餽餉協力攻破於是結兄弟  
之盟世世子孫無忘今日歲己未世祖皇帝  
回軍江南我忠敬王率羣臣跋涉六千餘里

迎拜於梁楚之地世祖大加褒賞即降聖訓不改國俗依舊管領中統元年詔諭安南國有曰本國風俗一依舊制不須更改况高麗比遣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至元壬午賜日本國書有曰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以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及其旄倪高麗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懽若父子其後我忠烈王入侍輦下釐降帝女世叨甥舅之親當其立諸處行省獨於小邦不設後因征日本雖有名額不拘常選大德末我太尉王

佐仁宗皇帝平定內亂迎立武宗皇帝為定策一等功臣時有遼陽人重喜請立省小邦天心赫赫杖重喜流遠方今伯祥挾恨飾辭謀欲覆我宗國不畏累朝聖訓朝廷若從其說小邦所以首先歸服歲修職貢不敢自以為功其於累朝存恤之義何其賜日本安南之詔何又念小邦黑誌之地山川林藪土石磽薄稅地賦民不周於用地遠民愚言語趨舍婚姻風俗不同中國若其聞此必皆惶懼伏望閣下無納巧言導開天意許土風之不



改令祖業以相安則豈惟山澤之民皆懷聖德抑亦宗桃之鬼益感至仁立省之議遂寢○上王至黃州王道上胡跪迎謁上王曰汝之父母皆高麗也何見我行胡禮且衣冠太侈何以示人可速更衣訓戒嚴厲王涕泣而出前密直副使李仁吉以姦幸於王上王曰汝真犬豕也杖之流于島王中止之○丙午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翰林學士阿塔歹戶部郎中禿憐宣使孟士泰護其行○八月丙辰王即位於康安殿省○九月王如見州謁

德妃○冬十月檢校政丞金台鉉率台鉉風儀端雅眉目如畫少與儕輩受業先進之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餉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忽一日窻隙間以詩投而挑之自此絕不復往性廉正言動循禮晝不卧暑不袒事母孝睦親姻與人無妄交歷事三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每國有大疑必就而咨決焉謚文正○遣僉議評理李凌幹如元賀改元謝釐降公至○王畋于海安○十二月王如見州謁德妃遂巡南

京乃還○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  
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高麗忠肅王

